

佛山吳趸人著

白話西廂記

上海新華書局發行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      |      |      |       |
|--------|------|------|------|-------|
| 經售處    | 發行所  | 印刷者  | 校訂者  | 著者    |
| 全國各大書局 | 新華書局 | 新華書局 | 新華書局 | 佛山吳趼人 |

總發行所上海  
英租界麥家園對面  
 新華書局

白  
 元  
 價大洋五角

題

從古言情小說首推紅樓西廂而一爲評話一爲傳奇各有所長不能兼具佛  
山吳趼人先生爲近世小說第一手人皆知之此白話西廂一書合紅樓西廂  
二傑作之長於一爐而冶之可謂前無千古之絕頂名作言情界中允推弁冕  
可無俟言而且西廂記爲舊小說而趼人氏爲新小說家是又合新舊文俗四  
種之優點於一書此小說中之包含萬有者也世之閱西廂者喜其香艷而每  
苦其體與曲詞之難瞭此書一出而難瞭者無不瞭如指掌且於原有妙處  
以外更增無窮趣味吾知愛讀小說者定卜先睹爲快也  
陳幹青題  
本文之後所附隨園曲園二名家之評語得自祕藏抄本從未傳世尤爲名貴  
之至余曾瀏覽一過字字獨具隻眼迥非流俗所能夢見較諸聖歎矯揉造作  
之批評尤有價值拜服拜服

幹青又識

牡丹亭還魂記爲玉茗四夢中最香艷最奇妙最優美之作言情之妙不下西廂而意境各有獨到之處本書亦經吳趼人先生改爲評話種種改變及增加之處與白話西廂同工異曲而委曲詳盡則又過之眞言情小說中之無上上品也 定價大洋五角

琵琶記一書爲家庭小說社會小說倫理小說中之第一傑作其沈鬱頓挫淋漓盡致之處眞可驚風雨而泣鬼神此固有識者所同認也顧以限於曲律抒寫性情尙有不能鬚眉畢現者茲由女界文豪璧城女士譯作最新體之白話小說不特爲寫實小說之王且足爲白話文之模範研究家庭社會問題及探討文學者均不可不人手一編也 定價大洋五角

桃花扇傳奇之價值最近三十年內固已有口皆碑誠以是書文藝上之地位既已膾炙人口博得最優美之批評而於國家種族興亡鼎革之問題字裏行間悉具麥秀黎離之痛尤爲有關係之名作近有人謂桃花扇一書爲漢族革命之小說的功臣蓋舊小說中與中華民國有聯繫者惟此書耳本書亦由璧城女士變爲最新體白話小說嶄新文字足與舊體藝文同其價值凡知桃花扇之名者不可不一觀此新體桃花扇也 定價大洋六角

陳序

千古言情傑作莫如石頭記一書其爲文也細膩風光深入腠理非身歷其境親嘗箇中甘苦而得其三昧者不能道其隻字今之好事者流往往率其臆見妄爲揣測或以爲紀國初之軼事或以爲寄身世之牢騷是皆自作聰明不啻癡人說夢耳顧其所以造此境而得以發揮盡致者曰惟不用文言而用白話之故是故筆記如聊齋傳奇如西廂尙矣而其所以道人情而闡妙諦者不如紅樓遠甚此其故何哉蓋一爲文而一爲曲用以描摹情致較之紅樓夢之全用白話難易判然自不待論此白話文之所以可貴新文學之價值其在斯乎吳子跡人粵之績學士也旅居海上文名遍於大江南北詩古文辭之外尤工小說家言平日所作以評話爲多屬辭比事之才不在耐菴雪芹輩下惜乎才長命絀竟天天年識者咸傷悼之羣以從此不得復見若人文藝爲憾余友陳

子雪菴酷好研人之文。藏有研人手草。白話西廂十二卷。白話牡丹亭十六卷。什襲珍藏。寶如拱璧。余曾假閱一過。覺其性靈洋溢。精妙不亞紅樓。不特原書所有妙處。悉以白話出之。而愈覺其妙。抑且自出心裁。鬼斧神工。天衣無縫。誠言情界之有數傑作。而小說中之別開生面者也。爰書數語。弁其端。而歸之雪菴。并慫恿其速付剞劂。以餉同好。而揚吉光片羽之幽微。研人有刻其亦爲之首肯乎。

民國十年中秋之夕東阜仲子序於海上東南學社

臧序

小說家言源出稗官。迄於末流，遂分多種。其瑩瑩者，厥有四端。曰雜記，曰評話，曰傳奇，曰彈詞。此四部者，亦既汗牛充棟，目不暇給，脫拔其尤，則舍彈詞一門，類多鄙俗，凌雜絕無可誦者。外雜記之最，則推聊齋評話之首。則數紅樓傳奇之冠。則有西廂之三書者，各擅勝場，未可遽分軒輊。且體裁各異，界判鴻溝，幾令人疑留仙雪琴實甫之才，各有攸宜。蓋有易地未必良者。佛山吳趸人先生近世有數文學家也。晚歲喜爲小說，掉鞅文壇，天才閎肆，不論何體，無弗能之。間嘗戲就西廂記牡丹亭二書，變其傳奇之體，而爲評話。其間傳情述事，有不合己意者，信手改削，無不入妙。書成，以傳奇固有之長，加以評話獨優之質，駸駸乎與紅樓爭勝焉。先生歿後，其稿輾轉流入古瀛。陳氏陳子雪菴亦雄於文者，不忍吳氏遺著之湮沒，爰付剞劂，以公同好。殺青瀕竣，乞序於余。余爲文債。

白話西廂記序

四

所繫卒卒。眇暇重違陳子之請。亟草數行歸之。世之崇拜吳氏者。得毋譽我佛頭着糞歟。辛酉中秋飯牛識於海上牧牛庵。

# 白話西廂記

卷一

續

吳趸人遺著

第一回 王實父角藝妬紅樓

趸人氏揮毫成白話

雨泣風歌筆一枝

蟠天際地裊情絲

世間多少癡兒女

不管滄桑只管癡

歌聲一縷飛下九霄歌這詩的你道是誰原來却是二百餘年以前訂定紅樓夢的言情聖手曹雪芹先生他自離了這個五濁世界以後便乘風御氣直上六欲天宮證了情天勝果這天因爲三十三天上的玉皇大帝在忉利天宮開了一個文藝大賽會遍召上下五千年的文人墨客把他生前所撰述的成績一一呈出并自己說明他的價值地位和他著作的影響命文曲星君做了臨時總裁評判高下分別給獎以示鼓勵那曹雪芹先生那日得了徵召的旨意就此駕鶴騰雲直向忉利天宮而來在碧霄雲路中偶然感觸就信口吟了這

四句正在悠然自得之際，忽聽耳畔有人喚道：「曹兄好得意呀！」雪芹回頭看時，原來却是著作西廂傳奇的老前輩王實父先生，也是到切利天宮赴會去的。當下兩人在鶴背上拱一拱手，寒暄幾句，便一前一後，直向切利天宮飛去。不一會，到了宮門，跨下鶴背，一同進宮。四下一瞧，只見歷代文人都已齊集。玉皇大帝與文曲星君坐在中間，文曲星君手下的朱衣神站在星君旁邊，正在宣布開會宗旨，宣布已畢，許多文學家，便按着次序，一個個把自己著作，呈到案上，并自己說明著作的價值，滔滔汨汨，無非自己誇張自己的好處。朱衣神在旁邊，一一記了。不一回，輪到雪芹，雪芹便搶步上前，把全部紅樓夢呈上，接着說道：「臣這說部，要算千古言情的絕作，不但敢說空前，而且敢言絕後，這是人人公認，不必多說的了。可笑那些詞曲家，學了幾句雕紅刻翠的陳腐套語，你也做部傳奇，我也謔種院本，據臣看來，那些詞曲家的傳奇院本，憑你

做得怎樣香艷，總不及我這部完全白話體的紅樓夢，來得真摯，所以我這部書實在算得言情界的第一絕作，再沒第二部書可以比得。至於目下界那些新小說家，東塗西抹，千人一面的爛文字，那更不必提了。說到這裏，自覺揚揚得意，不覺露出一種旁若無人的態度。那知旁邊却惱了一位前輩先生，你道是誰？原來就是做西廂的王實父。實父適纔因時代在前，早已把西廂呈上，并說：『這部西廂要算言情小說之祖，以後各種傳奇沒有一種比得上他。』如今聽了雪芹的話，不但自己誇張，說是空前絕後，千古獨絕，而且竟把歷代詞曲家的傳奇院本，一概抹殺。言語之間，明明譏刺着我王實父，說我做的西廂傳奇，遠不及他那種白話說部的好。這種議論，真是欺人太甚。但是當着玉帝面前，原是各說各的，不好和他翻臉爭論，只好驚着一肚子氣，憤憤地的走出宮門，四下一望，忽然心生一計，想道：老曹如此猖狂，無非誇張他是白話。

能手。難道我這枝筆，能做詞曲，就不能做白話麼？但是我既昇天，不能爲着這點小事，自己降到紅塵中去；若在天上做了，又不能傳播人間，和他的紅樓爭勝，不如把我這枝神通廣大，無所不能的生花彩筆，賜給下界的一個文人，叫他。用這枝筆，把全部西廂，照着原意，繙做一部白話小說，將來風行社會，也叫老曹知道。我這西廂傳奇，如今變做完全白話，內中言情的妙處，却也不讓紅樓才好。出我今日這口惡氣，主意已定。心想中華境內，只有江南是個人文薈萃之區，一定有人能勝此任。便在身旁取出那枝當日做西廂的筆來，望着東南方面，用力一擲，咦！

看他天外飛來筆，

開出人間未有花。

那枝彩筆，一落千丈，直墜至地，恰好墜在一個小園裏頭，一間書舍的窗外。那窗內的人，正在那裏篝燈夜讀，忽然聽得書窗外面的拍的一聲，好像空中落下

什麼東西連忙開出門來一看，原來窗前地下，却是不知那裏落下來的一枝大筆，就去拾了起來，月光之下，只見那筆尖上，好像閃閃爍爍，有一道道的五色祥光，攪得人眼花撩亂，心中驚異，拿了這筆，走進書房，走到書案跟前，正要細看筆桿上面，可有什麼文字，不料那筆自己會動，竟在案上放着的一紙花箋上面，寫了洋洋灑灑的一大篇，那人詫異萬分，睜着兩眼，隨着筆尖看他寫去，一直看到寫完，這纔明白這枝筆的來歷，和那筆主人的用意，那筆寫完，便倏的飛在那人手裏，那人本來是個小說家，即時舉起那筆，蘸飽了墨，按着西廂原意，颼颼颼的一直寫去，不到天明，便把一部白話體的西廂做好，從此以後，正所謂：

天外書傳天外事；

夢中語贈夢中人。

你道那人是誰？原來就是在下吳趸人了。楔子說明，往後便要言歸正傳哩！

白話西廂記卷二

吳趼人遺著

第二回

游蘭若乍覩隔牆花

戲梵宇先施門箭策

芳草連天，落花滿地，垂楊縷縷，搖曳風前，掩映着紅牆一角，露出一個極大的門樓。上面一塊橫額，寫着『敕建普救寺』五個大字。門前一個丰姿秀挺，器宇清華的少年，正在那裏下馬。旁邊一個僮兒接過馬匹，繫在綠楊樹上。替那少年拂過了衣上的塵土，就向前叫門。你道這少年是誰？原來他姓張，名珙，表字君瑞，本貫西洛人氏。先人曾拜禮部尚書，今已去世多年。張生天姿聰慧，讀書過目成誦，未到弱冠之年，早已秋風得意，中了一個頭名解元。只因擇配甚嚴，故此求凰未賦。今年二十三歲，正值唐朝貞元七年二月上旬，張生因爲上京取應，路過河中府，有一故人，姓杜，名確，字君實，和張生同郡同學，非常投契，曾訂八拜之交。後來他棄文就武，竟中武舉狀元，官拜征西大元帥，統領十萬

大軍，現今鎮守蒲關。張生多年未晤，時常掛念。今趁上京之便，就定了主意，先到蒲關探望一遭，然後上京應舉。這天到了蒲東，進了城關，找得狀元坊的一個旅店住下。張生命隨身服侍的僮兒琴童，將行李安頓好了，用了些點心，覺得心中沉悶，就喚店小二來問道：「這裏可有什麼游玩的地方？」小二道：「我們這裏有座普救寺，乃是天冊金輪武則天娘娘敕建的功德院，蓋造得非常氣概。南來北往的人，沒有不去瞻仰游覽。官人可要去到那裏隨喜一遭？」張生聽說是個寺院，諒必是個清雅地方，就問明路徑，叫琴童牽到馬匹，跨上馬背，絲鞭一拂，逕向普救寺而來。不一會到了寺前，抬頭一看，果然金碧輝煌，十分的莊嚴宏麗。張生下了馬，授與琴童，牽在樹上，就命琴童上前叫門。那日寺中住持法本長老，赴齋去了，只留徒弟法聰在寺照料一切。臨行命他如有來探望的，便記着，等我回來報知。當下法聰聽得外邊有人叫門，連忙開門一

看，見是一個貴公子的模樣；卽忙恭恭敬敬的迎了進去，讓坐奉茶，問了姓氏鄉貫。張生一一回答。知道住持不在，便請法聰引導瞻仰。法聰欣然引領，隨處游覽。張生一處處的徘徊眺賞，贊不絕口。行到西首迴廊盡處，只見兩扇角門開着，那邊却又另有一座極大的院子。張生正要過去，法聰連忙拖住道：『那裏去不得！』張生道：『却是爲何？』法聰道：『裏面是崔相國家眷的寓宅，本來這角門是關斷的，今天偶然有事開放一會兒，就要關的！先生！我們還是到別處去罷！』張生聽說，正要回身，忽然鼻邊一陣香風，直撲過來，非蘭非麝，蕩人魂魄，不覺抬眼向那邊一望，那知不望就可，這一望啊！五百年的風流孽冤，就此會面。原來那邊有個絕色美人，帶着一個妙齡了鬟，姍姍的立在碧桃花下。只這一瞥之間，覺得那美人的臉上，身上，似乎有萬道神光，直罩過來，把張生的靈魂和身體，緊緊的籠罩住了，連脚步也不能動彈，只是癡癡的立着；連

法聰拖他，也不覺得正在那裏出神，只聽得耳邊一聲嬌喚，好似花外鶯簧，呢嚶可聽。原來那美人已見角門外面有人窺探，急忙喚那了鬢道：「紅娘！我們回去罷！」說着，便帶着丫鬟進內去了。張生一縷癡魂被他一聲喚醒，這纔回想那美人的顏色丰韻，真是難描難畫，憑你子建高才，文通彩筆，把字典上的香艷字面，一齊聚攏來去贊他，總也說不到他真正的妙處。總而言之，世界上面，無論什麼可愛的東西，一一數到，總是趕不上他。就是了。張生心想：我是素來不輕易動心的，見過的女人也不少，總不在我心上。怎麼今天見了這個美人，就這樣的神魂顛倒起來？一面想，一面便隨着法聰，信步走去，口中却留心問那法聰道：「那邊的崔相國家，爲什麼住在這裏呢？」法聰道：「這裏的長老，本是崔相國剃度的和尚，不幸相國病故，他的夫人鄭氏帶着一個小姐，名喚鶯鶯，小字雙文，還有一個螟蛉的少爺，名叫歡郎，一同扶柩往博陵安葬，因